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十六

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虜兵者誰
 歟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有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
 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酋豪帖服國勢奠安形于章奏傳播
 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
 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
 平吾所恨畏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
 是改圖必矣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苟惟不然以中國
 萬乘之尊而稱臣於醜虜則宰輔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
 講解以一將軍數萬眾駐兵泗水之上願陛下下面相結約歃血而退
 不知陛下何以待之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即以此讐當後無可
 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疏奏上嘉納命宰相趙鼎召至都
 堂諭旨仍賜詔獎諭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違
 正論拂公心以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以敗世已陵遲然後悔
 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為之說大有為
 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
 變改安石斥之為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為者乃

所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神祖照之於司馬光薛樞密
 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
 繼志述事之說繼至述事之說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
 義士皆以新法害民當遵元祐蔡京名之為謗訕而其說盛行自今
 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以所遂其私意其所謂謗訕者皆忠言也
 使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
 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立人
 無兩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
 惟今哉女真入寇以來和戰兩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
 致比狩自今觀之夷狄之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息非
 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實懷二心以國與人亦所不
 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
 為之論蔡京繼志述事之說而尊王庇民疾讐殄惡不欲和者亦猶
 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為然陳瓘不以蔡京為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
 監觀前事識者憂之尚賴陛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偽於和議輩皆已
 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

狀反厲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真尚肯通使適觀何辭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係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曲賜褒諭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耻復讐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駸駸北向以為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忝切恩詔以為今日美談而已○戶部奏諸路殘破州縣守令勸民墾田及拋荒毀最格其法墾田增及一分郡守陞三季名次累及九分迂一官虧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鐫一官縣令差減之縣具墾闢實數月申州州季申監司增虧十分者取旨賞罰○已丑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孟庾進知樞密院事○庚寅趙鼎奏事因言李沆作相時每奏祥瑞須雜以水旱螟蝗文字進呈憂國愛民之心如此上曰王旦賢相也東封時都無一言如天書降殆難考驗但朝廷內外得人四民安業則為上瑞○辛卯嚴州壽昌縣令臧梓特改合入官令再任以兩浙轉運奏其治狀有實也上曰若得賢令如此一方皆受惠趙鼎曰一縣生靈十萬縣令得人則人人安業上曰然朕區區擇監司守令政欲安百姓也○辛酉尚書右僕射張浚提舉詳定一司敕令參知政事沈與求同提舉初置提舉官也○中書舍人胡寅言兵興以來衣冠轉徙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官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籍則乞叙雪已得叙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任已見任則乞超擢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伏見舊法已有差遣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伏望明詔宰執舉行成憲從之寅又言近來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玩人喪德之失詔以付中書後省○戊戌岳飛至鼎州之城外先遣兵馬鈐轄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楊太黨謀殺太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深丈賊益懼○已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兼直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資善堂贊讀上親筆付出制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翰之官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傳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時張浚在潭州聞建國公當就傳亦薦冲震可備訓導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或

自高宗紹興五年

慶

湖城
樓款
降

仲
重
金

後
經
上
范
冲

謂浚繇此與鼎始有隙○詔以盛暑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慮囚前
 二日進呈行在踈決上問外路如何趙鼎曰臣記每年夏熟時令提
 舉司催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行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當行
 之諸路令無淹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自是遂為永制○
 庚子知虔州韓昭奏周十隆已就招○六月癸卯朔趙鼎言資善堂
 極褊隘恐方暑不便上曰粗令修葺可也朕常以營造為戒居處不
 敢求安前日孫近乞罷修學士院然上漏下濕若不畧與修葺非朕
 待遇儒臣之意○甲辰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岳飛降初張
 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
 之計岳飛至潭州出圖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誤
 防秋之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請
 浚曲留以俟浚然之飛以統制任士安為賊餌賊併力拒之凡三日
 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衆殆盡棄其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
 在賊中最捍楊太特以為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乙巳名新曆曰
 流元○丙午上諭輔臣曰近令諸郡以箭鏃改造甲葉恐再於民間
 科敷密院只今行下令只於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鼎曰陛下

恤民如此臣等敢不奉承聖意○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面對乞
 重縣令之選其言曰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一郡受其弊
 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
 利於國家而輕是選耶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效臣承之即曹
 求為縣令若无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重在
 即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縣令漢明帝曰即官出宰百里有非其人
 人受其殃蓋非以即官為重重其出宰百里也○已酉上謂輔臣曰
 朕以南班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貧窶者昨日出內帑錢每人賜二百
 千令宗正丞沈禹卿散給尚有親賢宅近屬已取會人數別行給賜
 趙鼎曰今宗室凋零無幾陛下敦睦如此盛德事也○建國公初出
 資善堂上命見羽善范冲贊讀朱震皆設拜趙鼎等得旨依故事謂
 見冲等每因箋奏導國公以仁義之言輒標軸藏之時一展玩國公
 嘗得李公麟所畫孝經圖冲書其後略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
 以大萬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
 心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乎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成是謂純孝不然無以立身

高宗紹興五年

矣豈不見夫諸侯車服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以幼學之年
享寵祿之厚蓋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冲以諸侯之事為獻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周之諸侯其入而居于王所則皆謂之
卿士故冲又欲以卿大夫之事為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其
勉之○辛亥趙鼎進呈以旱乞分命侍從官等禱走羣祀祈雨事上
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鼎等曰近日蠲除翎毛箭鏃
及官舟運糧等事皆是仰承聖意以寬民力沈與求曰雲漢之詩雖
上下莫瘳靡神不宗不廢禱祈之事要之以側身修行為本陛下勤
恤民隱如此宜蒙佳應○癸丑手詔訪聞諸路久愆雨澤朕不德
致斯亢旱雖恐懼修省思所以答譴戒弭天灾尚慮州縣違戾詔令
重擾吾民致傷和氣除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干科敷催
驅等事日下並罷○荆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揚太赴水死餘
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殆盡惟夏誠寨固守寨三面臨大江
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測其淺處乃擇善
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運草木放之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
石草木為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湖寇悉平

竹籟

題卒誤鍾相相既擒矣公猶相也然而昌寓致討
而不能平王夔招安而不能伏及張浚至醴陵召間諜之囚釋其

縛而縱之歸使諭寇於是公之將揚欽降卒有膽喪之嘆岳飛至
鼎城取偏裨之慢令者鞭之以折其氣使為虜餌於是公斃而誠

擒果應飛來之讖此平揚公之功烈也

嘗謂宣王中興平外夷耳光武中興平內寇耳而高宗

欲攘夷則內寇轉迫欲除盜則外戎復張然而降張遇等殺杜用

丁順等則有王淵擊李昱平趙方則有劉光世却丁進則有守臣

康允之破戚方則有守臣周杞葉懷討李成則有張俊平范汝

為平曹成則有韓世忠而楊公據上流僭號紀年尤為腹心之害

岳飛一至八日而應飛來之讖湖寇盡平而外寇始息矣使當時

諸盜不作諸臣得以併力中原豈不足以建立事功哉

甲寅尚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庾參知政事沈與求奏自五

月丙子不雨今越四旬叨冒近司輔政無狀致此譴戒伏乞特降威

命正臣等之罪早賜黜責詔荅曰早曠逾時甘澤未應乃朕菲德非

卿等咎各安厥位無得再請○丁巳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言
伏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內外
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夫之所矜式臣無能彷彿舉
以代臣允愜公議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赴行在焞程願高弟也
願死聚徒洛中非弟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尊仰之靖康初神師道

張浚
世忠
飛

張浚
張浚

青瑗
中不
知尊

不假
官手
雜

薦于淵聖方召至闕將命之官力辭而去建炎兵亂鎮撫使程興辟
 之不能致紹興中避難長安偽帥趙彬以劉豫命玉帛招之焯却幣
 奔蜀居于涪州上聞其賢故召○湖寇既平張浚乃更易郡縣姦賊
 更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荆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
 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校拔
 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已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楊么
 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俊益忌之○戊午
 詔福建歲貢龍鳳團及京挺茶並權減半○罷湖州歲貢花蕉布○
 癸亥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上曰朕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為
 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饑民貧起而為盜朝廷不免遣
 兵討定殘殺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甲子詔省試舉人程文許
 用古今諸儒之說并自出己意文理優長並為合格令試院榜諭○
 乙丑張浚奏湖寇盡靜上手書賜浚曰非卿孜孜為國不憚勤勞誰
 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萬口一辭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
 連接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戊辰命翰林學士孫
 近知貢舉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劉大中同知貢舉中書門下省檢

正諸房公事呂祉殿中侍御史張絢等六人為參詳官秘書省正字
 李彌正等二十二人為點檢試卷官太常少卿陳樞為別試所考試
 官司勳員外郎林季仲等四人為點檢試卷官自後率如此例○詔
 諸路監司州縣非奉朝旨假作軍需名色之類科湏者並罷○秘書
 丞環中知臨江軍中嘗進春秋年表沈與求奏不當先嘗而後周上
 曰士大夫著述訛舛容有之中為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可實之
 三館○庚午權鄂州江夏縣呂大周特改合入官時湖北提刑司奏
 大周任內招復增戶二千八百七故優賞之○辛未皇叔蘄州防禦
 使士瑀為泉州觀察使○是月汴京地震○秋七月壬申朔饒州進
 士朱嘉積言子召虎十歲能誦經史兵書步射乞挑試詔賜帛二十
 匹罷歸○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是歲五享如常禮○詔諸路監司
 帥守按試武士所能具職位姓名來上用李光請也○己卯知樞密
 院事孟庾知紀興府庾以行府闕三省樞密院事積不平因稱疾求
 去○參知政事沈與求權樞密院事兼權措置財用○庚辰內侍盧
 公喬言見係致仕在蜀中乞赴行在上曰此人極不平穩不若與在
 外宮觀况朕宮中小黃門數十輩備掃除趨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數

高宗紹興五年

守令
致蓋

給淮
北流
民田

贈館
職十
八員

詞科
取人

贈部
官溫

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之禍及近時之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趙鼎等曰：漢唐宦官傳有可鑒。誠上曰：仇士良勸後輩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觀書，可以鑒也。○壬午賜觀文殿大學士李綱親筆詔書獎諭。綱應詔陳三策，又上六條，故有是賜。○癸未知南劍州沙縣丞陳沃新發州教授富元衡並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渡江後廢趙鼎始創復之。二員居行在。二員居會稽，自是為例。○丙戌知宣州趙不羣陞直龍圖閣，再任。上曰：不羣為郡有稱，首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當寵旌之，以為四方之勸。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擾之使然。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為盜乎？朕夙夜以此為懷，卿等復留意謹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業之意。○癸巳知滁州何洋條上屯田利害。上曰：淮北之民強負而至，朕為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恐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量給官錢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為朝夕計，今使就耕之民盡蠲租賦，更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往往耕闢已多，縱便恢復亦為朝廷之利。上曰：然。○乙未上曰：內諸司轉官出職，祖宗皆有格法，朕遵守之甚嚴，但付之有司，依法施行。○八月甲辰詔增館職為十八員。時言者論唐太宗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皆為名臣。祖宗闢三館以儲養人材，蓋本於此。今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乏財之歎，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乞如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為額，故有是旨。○禮部貢院放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博學宏詞科新敕令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教授石延慶二人。○丁未宰相趙鼎乞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新僉書廣德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贓汙狼藉，與判官趙不愚共為姦利，表裏相濟，詔浙西憲司劾治。其日癸卯，鼎嘗以京秩薦此二人，故乞解機務。是日祖信方候對，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可以薦二士之失而罷宰相？○己酉趙鼎言：故右奉直大夫邵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得罪，書名黨籍，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溫門人也。詔贈祕閣修撰，官其家一人。○丁巳詔福建收買末茶指揮勿行。○己未詔御筆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詆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自朕纂服，是用疾心。

高宗紹興五年

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
下竊位之時而謾慝未彰將何以仰慰上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
令三省取索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丁卯故特進申國公章
惇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責授寧國軍節度副使蔡下追貶單州
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職任用已未詔書也

理能正於人之心而治不足以達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爲之也必有害常醜正者取三綱九法泯陳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人心之不一泯者猶在也幸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固先之矣紹聖二姦爲國產亂以絕天之理其忍哉高宗誅姦於既死其得撥亂世反之正之理乎

是月偽齊陷光州○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漕司雜稅及常平
增收頭子錢鈔旁勘合錢蒼戶長崔錢常平一分寬剩錢正稅零畸
剩數等並罷以父旱用都省請也○壬申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按
屬郡守趙丞之不法趙鼎曰溥在蜀中極振職上曰人情多銳於其
初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古帝王亦然唐明皇開元天寶
治亂可見矣趙鼎曰陛下知此中興之功宜不難致天下幸甚○乙
亥上御射殿賜進士汪洋等二百二十人及第出身時右修職郎黃

宋監十一

中對策言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兩宮比狩闕然溫清之奉者
十年于此矣人生天地之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豈可多得
陛下思念至此豈不爲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思念憂懼之言而未
有思念憂懼之誠心也故凡有是誠者必有是事臣不識陛下所改
作者果何等事耶今天下之弊極矣臣愚以爲獨在於陛下安之以
誠益之以剛健明詔二三執政大臣思有所矯拂於世俗事事刮靡
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宿弊而爲之一新其耳目然後治效將有可
觀祖宗之烈爲可復父兄之耻爲可雪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
他在反求諸己而已臣願陛下以帝王之道爲可以必至以聖人之
言爲可以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以混一區宇爲心使設施注措
莫不當理從諫如轉圜見善如不及純而不已盛德日進使海內皆
有歸往之心然後大舉六師削平蕃僞所謂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
之所叛也惟陛下力行之耳詳定官中書舍人胡寅等定中爲首選
輔臣奏中係有官人上問故事如何沈與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
文通考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峻遂以馮京爲第
一文通第二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爲第一同日賜特奏名進士

汪喬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同出身至助教○壬午張浚奏江上諸軍事藝精強非前日之比趙鼎曰此皆陛下累年尊治之力上曰此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及進呈上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內侍設案捧書至御坐前措笏展書修撰范冲進讀上起立拱觀禮畢復御座○降迪功郎告身於浙西諸州博羅每道四千緡亦不作進納與理為官戶仍理選限○己丑敕賜進士及第汪洋乞避遠祖嫌名上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閱校正上將親書以賜閱言儒行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雜上從之○雅州嚴道縣尉謝惇德特改宣教郎簽善昌州軍事判官以所陳六策議論可采也惇德六策一曰正國躰二曰正身三曰求賢四曰奉天五曰愛民六曰服夷狄○庚寅上以御書尚書一秩賜趙鼎翌日鼎奏謝上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言所以賜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壬辰詔元符上書邪說尤甚范柔中

等二十七人身亡未任子者並與一子官趙鼎進呈上曰此乃禁下蔡京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施行之無可取則容納之如此則上無拒諫之名而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立為邪等名月其誤太上皇帝皆此類也○國子監丞張戒面對奏上曰臣幸因輪對輒撰成書一封宗社大計軍國重事臣靡不盡言願陛下萬幾之暇留神省覽上曰甚善戒進呈訖奏曰臣所論事既多必有不合聖心處上曰朕覽天下章奏不如此朝廷初無拒諫之意人臣進言其可行者行之其不可行者置之朕未嘗加罪戒曰誠如聖諭人臣進言若皆合聖心即是陛下所已知者又何用言為上曰不惟已知已施行不須言若人臣進言必欲合人主之意即是觀望戒曰陛下明此天下幸甚○乙未趙鼎奏昨日蒙降出國子監丞張戒所上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敢盡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對携此書來上幾萬八千言朕熟覽之其間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戒自言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方患朕之過失不得自聞民之疾苦不得上達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豈罪言者朕意自欲賞之沈與求曰陛下容納忠言如此何患不聞盡言上曰戒言朕有仁宗皇帝守成之德而不知

高宗紹興五年

大和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祖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德治民心
 至今天下誦之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時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左
 右朝夕以為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誠不及也○丁酉權戶部
 侍郎張致遠奏呈歲計上曰今中外小大之臣罕有任責若人人躰
 國以公事同家事何憂不足仍須每事省節積少成多唯贍軍賞功
 務在激勸此不可減耳監司守令有不經意於常賦怠慢尸素者戶
 部宜糾劾之當議竄責○是月准西宣撫司統制官華旺復光州○
 冬十月庚子朔詔戶部鑿板下江浙荆湖旱傷州縣奉行寬恤指揮
 御史劾其違者竄責先是禁箸以禱晴而併及雞鴨右諫議大夫趙
 鼎奏疏稱頌上德中書舍人胡寅讀疏笑曰諫職乃及此乎聞虜中
 統兵有號龍虎大王者朕或入寇當以雞鴨諫議拒之○壬寅遣中
 使以所書車改詩賜輔臣翌日趙鼎奏謝上曰朕觀鴻鴈車改乃宣
 王中興之詩今境土未復二聖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
 攘夷狄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乙
 巳詔廣東益以二分即本路通商餘一分官賣充漕計廣東益舊從
 官賣其後許通商於荆湖南北及吉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

為二十萬緡○戊申殿中侍御史王綱請嚴義倉之法以備水旱趙
 鼎進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今秋成之際民間已闕食恐
 至來春大饑欲令常平司多方廣糴以備賑濟上曰朕聞江湖歲歉
 夙夜為憂常平法自漢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專用義倉賑
 濟最為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申飭有司稽考之○庚戌尚
 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湖寇遂自鄂岳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
 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偽境震動上勞浚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羣盜
 既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趙鼎沈與求曰湖
 湘既平則川陝血脉通矣他日遂可漸為恢復之圖上親書周易否
 泰卦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
 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
 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故或
 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
 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征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也否之初九
 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

高宗紹興五年

道而未始忘愛國愛君之心焉。觀二文之義而攷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改而自破矣。臣又觀不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之所由生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策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篇，莫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乙卯，提舉西京崇福宮李綱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相厚善。至是，數於上前言其忠。趙鼎嘗為綱辟客，亦為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綱辟上手書敦諭，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己任，勿問中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戊午，布衣陳得一造新營成，賜號通微處士。○詔川陝類省試第二人例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特奏名人令宣撫司置院差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奉

庚申五月

卷之九

人赴殿試不及故也。○辛酉，吏部侍郎晏敦復請三公三少三省長官俸給並依嘉祐祿令，修立從之。○乙丑，淮東宣撫使韓出忠奏偽簽軍犯漣水軍，遣統制呼延通等引兵擊殪之。所脫無幾，上曰：「中原赤子為豫逼脇死於鋒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埋瘞，仍出榜曉諭，使彼知朝廷矜恤之意。○丁卯，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初出官人監獄廟理資任，若便許用，奉主闕陞及年限磨勘，不惟僥倖太甚，兼恐偷惰苟且習以成性，欲乞應初出官監獄廟人年未及格，並不理資任。選人候釐務書考，總許薦奉釐務實及三考無出身，通理四考纔許用。奉主闕陞承務郎已上釐務磨勘，一依舊法，自後未經參選，人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官觀通判請給者，更不差監獄廟詔除用。恩例陳乞外，更不許差餘依見行條法。」○是月，拾享太廟祖宗，並為一列不叙。昭穆○新知普州喻樛上書言蜀之可憂者四事，大畧謂：「昨者虜兵深入和尚原，下青泥嶺，薄仙人關，賴吳玠等極力拒守，虜遂引去。夫所謂和尚原者，鳳之東境，距寶雞縣，纔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所謂仙人關者，青之東境，距利州，纔七驛，自利抵劍門，關百里而贏。今我

萬宗 紹興五年

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虜既到仙人關習知隘險必別生計他日分兵數道並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山入巴閬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日者和尚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乎臣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荆襄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軍拒襄鄧可以揀援川蜀覆敵吳會出軍宛洛通車二秦矣○十有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下象牙牌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勳之人先次給賜以為執守○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仍立式行下○中書門下省奏中書舍人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大畧謂宰相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者也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望陛下詔宰執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法之所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者六部無得為人申請破壞成法如是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

乎可冀矣二曰議學校之制大畧謂自軍興以來布衣常帶之士失其常產因無常心棄毛錐而說劍上封事而覓官泯泯紛紛儒風掃地謂宜稍增教授真關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加以歲月必有可觀三曰重縣令之任大畧謂宜籍中外已為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使有治績不次陞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之節制其經由者悉用階級則又據諸路縣分戶口賦入分為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則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司監司同共辟奏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為斷革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為三等縣考課之法曰糾正統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悌俟及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又命從官各舉一人之能任者刺舉二人之奸贓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實以次施行四曰京官必歷親民大畧謂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及親為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參部便欲直為通判作威勢贖貨賄為民之害無所不至望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庶幾息僥倖之

事

君事
得事
君体

死節
賜諡

論
真節
死節

風勵人材之操五日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為任大畧謂近歲監司郡
守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
望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
知州及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繫
堂除者除代一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為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士
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耻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六曰除監司迴
避力貫一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非良法也夫得賢
才所臨本邦知利害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
吾土為害茲甚矣望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心撰授惟務得人有功
則賞有罪則罰詔三省措置立法其在內窠闕并樞密院差除依此
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也○辛未趙鼎奏李大有上書言及機權
事上曰此涉兵機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書獻收河東之策大
祖怒甚至裂其奏及左右既退徐取其奏密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
出兵運糧當用齊賢策未幾河東平沈幾如此當為萬世法○宗正
寺上仙源慶繫屬籍總要詔丞孫緯進秩一等諸吏賜帛有差○癸
酉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遣其子來奏邊事先一日玠乞俟防秋畢

宋監十九

入對詔答不許上諭輔臣曰玠比嘗請入覲今又遣其子來奏事可
謂得事君之体玠握兵在外累年乃能用慎委曲如此良可嘉也○
詔應守令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帥司保奏
特與賜諡○乙亥和靖處士尹焞充崇政殿說書令川陝宣撫司加
禮敦遣赴行在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在方冊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
其師孝敷繹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尔
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經閣
勉從弓招副朕虛行○進士顏邵特補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
下州文孝初上聞真卿之後有居温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邵等
三人而彥輝則真卿十一世孫也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
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在唐死節可為得處矣况今艱
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與推恩以為忠義之勸○罷吉州權貨務
都茶場○癸未上謂輔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
之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已搜采三十人出之趙鼎曰節省之道
始於宮庭此陛下盛德也○甲申自渡江後宰輔已減俸三之一至
是趙鼎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

乙酉起居舍人任申先試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詞臣進不繇
 科第林摠顏岐及申先而已○丙戌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
 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興鳳可以戰守而民未復業墾
 闢殊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衆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詔邵溥
 吳玠擇二郡守相度初玠於興元洋鳳成岷五郡治官莊屯田又修
 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皆願歸業利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
 中歲得營田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為耕則所得數什百
 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戊子中書舍人胡寅知邵州初寅既
 論不當遣使上賜詔書褒諭而尚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
 兵家機權不用其說乃遣都督行府准備差使范寧之與問安使何
 辯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害者二大畧謂庚戌而後不遣
 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鈞引虜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去
 冬下詔罪狀劉豫名其為賊今豫豈肯賓吾使人達之於虜哉獨有
 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
 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效之音者况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闕
 惟懼我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

宋史十九

四八

有易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使不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
 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
 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
 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今
 日大計只當明復讐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
 他策至於何辭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
 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迎待乞湖南小郡故
 有是命○甲午權中書舍人潘良貴繳方州殺人奏案不當上曰殺
 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法然情有可憫許其奏此祖宗好生之德第
 恐州縣之吏受賂出入畧加約束可也○詔江西帥憲司覈察漕司
 及州縣毋得重疊催理旱傷民戶苗米○詔罷催稅戶長復以村疇
 三十戶為一甲輪差甲頭一名催稅○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
 坑冶鑄錢趙伯瑜乞減料鑄錢每千重四斤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
 時坑冶盡廢伯瑜訪得諸監有古碛淪浸入地漸生鑛末乃淘掘成
 銅品合鼓鑄焉○十有二月庚子詔神武係北齊軍號宜以行營護
 軍為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稱前護軍後軍稱後護軍劉光

出所部稱左護軍吳玠右護軍王彥前護副軍○言者論行在職事
官凡有除授畫降指揮日下供職此適足以長奔競之風除命之出
倘未愜於公論則御史諫官得以言舍人得以繳給事中得以駁與
其追寢於供職之後曷若改正於未行之前伏望特降指揮除去舊
例亦所以訓迪在位勵其風節從之○辛丑趙鼎等奏應都督府軍
馬並撥隸三衙上曰祖宗故事應軍馬未有不隸三衙者今厘正之
甚善他日差出即降指揮聽其將節制其名既出則軍政漸可復舊
○權戶部侍郎王傑言比年以來官失其守廢法用例其弊滋甚所
以恩歸於下怨集於上人不退聽事益增多伏望明詔大臣除刑寺
斷例合依舊存留照用其餘委官詳定附入本例嚴戒有司自今
悉遵成憲敢有弗率必罰毋赦詔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官取索措置
條具申尚書省趙鼎因請委都司取會前後所行之例約以中制立
為定法付有司遵守吏無所肆其姦矣○乙巳詔以翠羽為服飾者
依銷金罪賞並徒三年賞錢三百千許人告○丙午劉子羽知鄂州
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張浚既還朝始議大合兵為北討計乃
白召子羽令諭指西師故有是命○己酉趙鼎奏謝因足疾蒙賜珍
劑上曰藥所以攻疾疾良已則當却藥或者烹煉金石餌之徒耗真
氣非養生之道宜惟治身雖國亦然張浚曰秦以嚴刑峻法治天下
而自速其禍此可以為戒○給事中呂祉言近制行在職事官係朝
廷擢用類多踈遠不獲一望清光故特延見訪問所以來賢審官詢
事考言惠至溥也然侍從官以言語備顧問朝夕論思出入獻納乃
其職也宜可令與庶官輪日面對願詔侍從官免輪面對如有已見
即許依舊請對勿拘以時勿限以數從之○辛亥上與趙鼎論人才
因曰朝廷用人不分彼此四方人才宜參用之沈與求曰成湯立賢
無方豈限南北○權戶部侍郎王傑言兵革未息屯戍方興大計所
入充軍須者十居八九此國用所以常乏謹以臣愚見畧陳五事一
曰處冗食之兵二曰損有餘之祿三曰收隱漏之賦四曰補銷毀之
寶五曰修平准之法詔戶部勘當其後頗施行之○甲寅刑部員外
郎楊邁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使渡江後由朝士出為川陝帥臣若始
此○庚申太府少卿沈昭遠請久任計臣上曰祖宗時三司使如陳
恕最為久任號稱職今內外計臣尚能稱職就加爵秩以褒寵之可
也不須數易張浚曰久任豈獨計臣他官倘有稱職者亦當如此○

高宗 紹興 五十四

命有
格法

善
撫諭
川陝

寒
賑
雪

周方
今形
勢

辛酉起居郎潘良貴言中臺者出納王命賦政四海喉舌之司也伏望嚴飭六曹長貳即官凡朝廷送下勘當事理並須具格法是非供報輔臣進呈上曰祖宗以來自有格法有司但能遵守即為稱職格法既定誰復有僥倖之心唯其因事陳請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寢發也可依良貴所請更切申嚴沈與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徇情遂至廢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即僥倖之門塞則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詔敕令所刪定官監登聞檢鼓院官自今並令轉對○甲子詔屯田即中樊賓侯都督府出使日隨逐前去江淮若置屯田時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趙鼎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能兼領屯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為之○丙辰都督府奏以新知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熊彥詩並往川陝撫諭○戊辰夜雨雹

紹興六年春正月己巳朔上在臨安○辛未上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張浚曰朕居煨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旱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於溝壑強悍者流為盜賊朕為民父母豈得不憂浚曰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况實惠乎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陛下以多艱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繫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以陛下聰明苟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紛至而不能疑則中興之業可建矣○壬申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賣熟藥○甲戌左承奉郎孫道夫為祕書省正字道夫召對上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為復陝西之基措置荆南以為守江左之策上稱善○乙亥右諫議大夫趙霈言比年以來奔競日滋廉耻道喪指其閭為要津笑州縣為俗吏僥倖捷徑以圖進身已參選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遇賜對則明與陞擢差遣一有過累則明與外任差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内任為重乎願明詔大臣凡任臺省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監司郡守之職任監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陞擢者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關擇寺監丞有才術者為之宰寺監有關擇縣令有治績者為之丞

因旱

張浚
聲劉
豫鼎

戚里
不為
將相

管陞
官陞
爵法

更出迭入居中補外以熄奔競以興廉耻使士無入而不出之譏郡
 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丙子夜雪○己卯詔朕以菲德致
 茲旱灾痛念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字尚慮未能深軼此
 懷奉承弗謹今仰三省檢會累降寬恤事件布告中外悉力推行務
 在實惠及民○壬午宗室伯玖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癸未尚書
 左僕射兼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通成二百卷○丙戌尚
 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虜勢未衰而劉豫復拒中原為
 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觀機會上許焉浚即張榜聲豫
 叛逆之罪○丁亥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楠江西宣撫司參謀官李
 健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郝漸對於內殿上諭以國家贍養大
 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之
 效况軍中亦須先立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
 鼎曰措置如此社稷幸甚○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
 將預借坊場錢先還一半不便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
 於守信而已儻或失信何以使民服從○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旱
 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文字上曰歲饑民多流殍朕心惻然

官為發廩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為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文具
 耳且申飭有司多方措置米斛逐路監司行下州縣如奉行有方別
 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為盜即重行竄責並令帥臣
 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罰○乙未進呈邊順乞外任劄子
 趙鼎曰祖宗舊制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
 勸也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
 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審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本
 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防外之也

臣等曰漢以諸呂幾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薄昭典兵豈非以
 太后少欲恩之耶昭卒犯法誅死尚足為恩也哉魏文帝譏之以
 舅后之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太上
 皇帝之誣趙鼎真可為万世法也

○戊戌都督行 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
 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
 緡武臣進義校尉陞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閣門祇
 候三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閣門宣 只舍人十萬緡已有官人特賜金
 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闕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

並作官戶差役科數並免如將來參部注擬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
 身條法施行從之○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州前
 三日愷因面對言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
 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之說故命出守○壬寅都督行府奏改
 江淮營田為屯田張浚出行邊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日
 歸省部許之於是官田逃田並行拘籍仍民間例召莊客承租五家
 相保官給牛種每家貸本錢七十千分二年償若收成日願以斛斗
 折還者聽○癸卯夜雪○甲辰置行在交子務先是都督行府主管
 財用張澄請依四川法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萬用於江淮
 矣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并公邊羅買文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
 間行使自軍興以來未嘗檢舉今商賈雖通少有回貨已做舊法先
 椿一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同見緡行使期於必信
 決無更改詔諸路漕司榜諭遂造百五十萬緡充羅本將悉行之東
 南焉○乙巳右諫議大夫趙霈言去秋旱傷今春飢饉賑救之術不
 過二說一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戶賑糶以給之然豪右
 閉糶蓋其常態全在守令多方勸諭上戶估定中價俾以所食之餘

宋監十九

五八

各行出糶紐計城郭鄉村之戶多寡分擘米數既無所擾人亦願從
 惠而不費之道也從之○己酉故承議郎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謚
 曰忠○庚戌詔諸路監司榜諭人戶依限投買鄉村戶絕并沒官及
 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浪泥田永為己業○辛亥詔張浚暫赴行
 在所奏事浚遂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睢陽命淮西宣
 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進屯盱眙又請
 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為後翼命湖北京西招討使岳
 飛屯襄陽以圖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自書裴度傳賜浚○甲寅都
 督府參謀軍事折彥質僉書樞密院事○乙卯淮東宣撫使韓世忠
 引兵至宿遷懸執金人之將孛堇牙合時劉彖聚兵淮陽世忠欲攻
 之引大軍進趨城下命統制官呼延通行世忠自以一騎隨之二十
 餘里遇金人而止世忠陞高壇以望通軍通馳至陣前請戰虜將孛
 僅合牙大呼令解甲通曰我乃呼延通也我祖在祖宗時殺契丹立
 大功誓不與契丹俱生况爾女真小醜侵犯王畧我肯與爾俱生乎
 即馳刺牙合牙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皆失仗以手相格逢坎而墜
 牙合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賊所圍乃按甲不動

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虜易與耳復乘銳掩擊賊敗去○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為其徒伍俊等所殺○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辛酉韓世忠自淮陽引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賊堅守不下劉豫遣使如河間求援于宗弼先是虜偽與其守將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倪與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于張俊俊不從世忠乃還道遇虜師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世忠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至世忠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虜敗去○壬戌詔浙彥質兼權參知政事○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知明州中書舍人任申先繳正詞頭論其罪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于內殿前一日趙鼎奏來曰偶是寒食正節上曰朕宮中每日食後畧治家事即觀書寫字此外別無他事來日自可引對鼎曰陛下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上諭綱曰浚自富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官告綾紙錢○禮部尚書李光兼權刑部尚書時臨安府多火災

宋史卷一百九十一
五十八

或頃刻藝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鼎建言請峻其刑名庶火初作衆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光不奉詔乃抗疏天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諫官之論當畧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弁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為舉職矣○己巳淮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化楚州置司湖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沉鷲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李綱入辭退上疏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畧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不精反以為累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二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一而不能生財節用覈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其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以制之者三也今金

人失信襄陽形勢與和戰朋黨五事皆利害之大者上嘉勞父之其
論金人失信畧曰自金人起兵以來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我臣請詳
言之方宣和間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雲
燕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為失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
敗盟以犯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
師未集議者一切以不可許者許之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祇弗
聽元約肅王至河而返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
玉帛殺戮尤甚和罕復犯威勝隆德等州此則金人之失信二也朝
廷遣使交割三鎮三鎮之人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夷
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
朝廷遣執政即官分河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為兩河之民所殺如聶
山王雲之流是也虜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
款勤王之師策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三也金人負大失
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正猶盜賊劫畧主人持其兇威靡所不
至而猶自以為已之直而主之曲也願下明詔詳述自宣和靖康以
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庶幾人百其勇士氣自振○三月戊辰朔初

宋世十九

五十四

收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事行詭道今
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西宣撫未有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
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
之衆盡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
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
能復京東西也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
不能保則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此
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謂宜令淮南襄漢宣
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西河北流移之民撥田土給牛具
貸種糧使之耕鑿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
人兵願耕者聽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糧給之秋成
之後官為糴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
糧此其大槩也詔都督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庚午詔南劍州
學春秋釋奠就祭陳瓘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癸酉詔川陝
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處士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於靖
康中累被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所習

真宗紹興六年

迂濶之學施之事功無一可者願賜寢免以安愚分故有是命○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制官趙密巨師古軍馬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張俊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為助俊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俊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於朝趙鼎白上曰俊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俊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者以為得體至是俊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俊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為辭耶俊曰此上策也俊不能及○己卯新知筠州陶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上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切持雖灼見懷奸以其議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却持懷奸誠如睿旨而亦其情狀有不可貸者元祐之初哲宗皇帝即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於是進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新法盡復祖宗之舊終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紹聖元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畧曰共惟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五十五

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遺天下者其備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陛下亦知有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第一於是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蔡卞始用事厚誣宣仁欺罔哲宗以神宗為名劫持上下盡逐忠良群小畢進矣逮太上皇嗣位之初首召范純仁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異議氣真領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述之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神宗皇帝為名劫持上下姦人情偽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曾布乃為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覆出為惡得以肆其姦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頃邪之術卒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為小人所勝必假神宗皇帝為名始於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為痛心疾首者也其惟陛下聰明稽古憲章祖宗洞見是非真偽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為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是欲以一身為羣姦先驅鼓惑天下之聽嘗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焉伏望陛下明正典刑揭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補臣進呈

好生之德

偽齊 隋書 州 岳飛 起復

上曰所論甚詳自當便與之行遣又曰父不聞如此議論忽然聞此甚可怪趙鼎欲送吏部與監當上曰甚好鼎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述之說折彥質曰小人姦邪自有源流○辛巳詔自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除通判差遣○癸未閩口降二官取勘旦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以旋風棒擊之至死上曰若以軍中法而馭吏則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陛下好生之德天下共聞○甲申詔命官諸色人捕獲兇惡強盜未經結錄已前在獄身死更不理為推賞人數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為吏受賕鍛鍊致脇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以為正賊詔惠州元勘獄官賅秩衝替○丙戌上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上曰前夜已覺目痛偶探報叢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曾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乙未王庶知鄂州初廢召還未見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夏四月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績十卷○上御經筵給事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議自王安石開按問之法及曾布增強盜贓錢遂皆不死翌日上以語宰

執曰此極敝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陰德然殺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乃長姦爾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辛丑興化軍免解進士宋藻上所著十君論上召對特補右迪功郎○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陷之團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乙巳詔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曰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飛再辭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毋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壬子時正陰雨上數問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六抵江浙須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陛下誠意感格天必垂佑上曰善○殿中侍御史王縉諫上取青碌瑋瑁上諭趙鼎曰中間嘗取瑋瑁數十兩止造一帶鞋襪餘令入藥兼朕雅不愛此物又顧鼎問朝廷曾令取青碌否朕宮中未嘗輒修一椽屋頃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縉諫疏鼎因言青碌乃是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以充銅本上曰不若別更處置必是外間已有所議也鼎曰縉深得諫臣之体大抵當防微杜漸上曰前日已嘗再三嘉獎○甲子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韓世忠賜

高宗 紹興六年

號揚政翼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節度
 開二鎮大將賜功號皆自此始○丙寅新除翰林學士洎冲改翰林
 侍讀學士冲再辭新命上乃令改命○五月戊辰朔輔臣進呈殿中
 侍御史石公揆論六部不任責事上曰六部長貳待從高選自當一
 面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事而一旦為執政便能決斷天下事耶
 ○辛未祕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莫重縣令除授之間理宜措
 置欲望下諸路監司相度取邑大而事劇素號難治者並從朝廷擇
 有風力自來作邑有聲者二年為任隨其治狀高下而寵褻之不任
 責者罰亦稱是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陰等為四十大邑○吏
 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言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
 或由侍從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所以緩急之際多有可用
 之材近世以來廉耻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勇退之規為人擇官
 浸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乃
 補外任非唯待士也賤蓋亦視民為輕若輩此風請自臣始儻不以
 臣為不自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之節少革內外
 輕重之弊不許○癸酉上謂大臣曰宮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

宋宣和十九

卷之十一

時有功將帥至當舉以賜之近日却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
 用何必美觀趙鼎曰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黃紬衾兩府入對內殿
 宮人嫌卧衾舊弊遽取新易之亦黃紬也上曰今則紬亦自難得朕
 所服皆黃素羅衾褥自祖宗以來如此折彥質曰此正陛下之家法
 也○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待制庶既老愈通
 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氣之委靡願振拔
 名節士起其氣又論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上躡其
 言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于前上乃燕見
 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陛下欲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
 都荆為可荆州左吳右蜀盡利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
 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癸未殿中侍御史周秘
 言聞淮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之例真則撮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
 助軍米借牛租者名色不一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使百
 姓虛被放免之惠詔提點司體究改正訖申尚書省○乙酉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温州○右司諫王縉言地震駐
 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隆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夷狄盜賊則

七虞宗紹興六年

備之是皆陰類也。○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年為任用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請也輔臣進呈上曰朕昔為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及在官者以三年為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為去計矣况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茸治之心蓋亦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辛酉軍器監丞黃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上謂人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令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擢之。○癸亥先是右僕射張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道君不豫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陛下剛健有為成敗利害在所不恤况孝弟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秋七月壬申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屯田員外郎同提舉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還關日罷。○癸酉先是令僧道輸錢抵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批舊度牒焉。○丁丑賜韓世忠劉光世詔書獎諭時右司諫王縉言近者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券淮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具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奏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賞足以勸有功凡勸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養戰士故有是命。○庚辰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宮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銳意其未戢乃言於上前是日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關外事寢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纔聞過失亦不少貸也。○甲午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賢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昔唐開元時有上書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擇

刺史縣令停案使者姚崇非之曰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至哉斯言也可謂知宰相之體矣夫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宰相之所宜擇者十使十使之所宜擇者刺史縣令崇專以擇十使為已任是乃所以清擇刺史縣令也太上皇帝謂縣令難盡擇而以監司郡守為要道使當時為相者如姚崇得奉聖訓豈非所謂聚精會神相得六四章者乎

○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歛有取無度十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淮西安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八月己亥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漆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恩月給錢米故得存在至今竊惟光為國宗臣華夏蠻貊言及之則以手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祠之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恤昭示四方為忠義之勸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積為嗣而積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上命趙鼎諭冲令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記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傳也臣既奉詔即欲畧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為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為愈也輒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於是冲衷為十冊上之因覽冲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庚子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中興根本不出於此疏奏上大感動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躰令尚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饒州童子梁璠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璠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七書射親六發四中○癸卯兩浙都轉運使李迨為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自襄郢便道星夜之任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俟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甲辰手詔曰迺者強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巡霜雪十年閩河萬里朕為人之子而雞鳴之間不至為人之弟而鵠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場多虞遣使經時不離甲冑飛芻越險父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匕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吾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
悉使聞知張浚自江上歸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朝論不同上獨
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
僞地僞知鎮汝軍薛昌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昌以獻
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師維藩治春秋學舉不第至是
走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上下共議于朝浚以爲可用會謀
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丁未新知紹興府秦檜
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孟庾提舉萬壽
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癸丑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張浚曰執中崇寧初以上書
邪等禁錮二十年前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以何事趙鼎曰凡蔡京蔡
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紹述爲說其所斥已者盡毀
以誣謗先帝上愕然曰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淵聖
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爲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事但當以光爲法然
則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朕今所施行與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
之一切從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是乃上皇之意也○丁巳詔權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己未監察御史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
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爲
去取不可徇明黨以忘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爲進退或謂應係元符
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以世而其人未必皆
賢夫以房元齡爲賢相而其子遺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爲忠臣而其
子祀居姦邪之列况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
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崇寧以後人臣
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
卻芮有謀弑晉文公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
武昭儀之姦而子湛乃復中原之良佐况不爲內與義府而可誣其
子孫盡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中而人莫敢舉矣至若封
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而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欽宗在太宗時則
致治而在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爲治可使爲
亂其故何在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其道以君子制小人而
莫不爲吾之用則其爲治亂又在人君之操術焉庚申趙鼎進呈劉
長源奏劄上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則

高宗示 紹興五年

歸於楚論議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此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事實皆非所敢聞者况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為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之深仇也罪通于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真有可用者猶不當用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識趣卑陋不可賞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庚申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即官外舊止有職錢添給至是始增之○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陰無出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陳乞差選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二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詔權貨三務歲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錢居十之八茶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遂寧府教授程敦厚應詔上書且獻所著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敵核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聽審慮乃除通判彭州○九月丙寅朔上發臨安府先詣上天竺寺焚香道遇執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所遣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晟董先引兵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戊辰上次崇德縣縣令趙煥之入對上問以民間疾苦煥之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煥之不能對言者論煥之備時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寔實乃削煥之二資仍令匯治罪趙鼎曰陛下所以延見守令者正欲知民間疾苦耳上曰朕猶恨累日風雨不能乘馬親往田間問勞父老○壬申偽齊故相張孝純遣其客薛筠間道走行在上書言利害○癸酉上次平江府○戊寅詔行在職事官日輪一員面對○庚辰趙鼎奏昨日趙密巨師古軍中苦重腿之疾者得陛下所賜藥皆一服輒愈上曰朕於醫藥嘗所留意每退朝後即令醫者診脈縱有虧處便當治之正如治天下國家不敢以小害而不速去也○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田冲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為攷異一書明者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哲宗皇帝實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據甚明亦乞別為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辯誣為名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冲看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取却發回史館

高宗紹興六年

庶幾不致妨廢從之。○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涪州初焞固辭新命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所居敦遣焞始就道。○癸未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賜帛罷之。○左司諫王縉入對以大臣不和為憂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己丑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學教授憲安國從兄子也有學行累召不至。○庚寅張浚復往鎮江視師初劉豫因宗維高慶裔而得立故每歲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酋至是豫聞上將親征告急於金主曹求兵為援且乞先寇江上曹使諸將相議之領三省事宗磐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柰何許之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寧參行臺謀議李成孔彥舟隸師古為將簽鄉兵二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寇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統之東路由紫荊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以姪猗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偽詔榜示指斥金輿

宋監十九

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謀報豫挾虜兵來寇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盱眙揚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楚湖北京西宣撫處使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途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之先往江上視師至是發行在。○壬辰上諭大臣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若通鑑正可為諫書耳

論鑑曰高宗之崇儒講學即太宗身屬素韉風灑露沐而銳情經術開文冬館之時也况聖訓有曰朕之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他日之讀通鑑且曰通鑑去取皆益治道正可為一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冬十月丁酉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偽胡服於河南諸處十百為群人皆疑之以為虜偽合兵而至劉光世奏禦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干趙鼎欲還太平州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虜方疲於奔命決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皆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盱眙之屯退合肥之戍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浚及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

趙鼎
折衷
賢議
退保

石道
江
新

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簽書
折彥賢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目請上親書付浚大
畧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不必守前議於是韓世忠統兵過淮
遇虜騎與訛里也孛董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上回臨安且追
諸將守江防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淮
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
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當合兵掩擊况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
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擾何所制願朝廷勿專
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上乃手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
覽所奏甚明俾朕釋然無憂非卿識高慮遠出人意表何以臻此吏
部侍郎呂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上乃命祉馳往光世軍中督
師時劉猷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
而渡於是賊衆十萬已次于濠壽之間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
俊楊沂中為俊統領官浚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之曰上待
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跌浚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
戌沂中及濠州會劉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甚怪之即星夜馳至采

石遣人喻光世之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復還廬
州右司諫王縉亦言王師有慢令不赴期會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
之英斷以厉其餘上親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光世不得已
乃駐兵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鄴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賊將崔
鞏于霍丘賈澤于正陽王遇于前羊市皆敗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
治芍陂水寨守臣孫暉夜却其寨又退之○辛丑四川制置大使帝
益薦嘗任知縣人十三負政績時益所薦士頗衆而馮時行樊汝霖
為之最後皆知名○劉猷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
楊沂中與其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欲
會麟于合肥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猷遇賊據山險列陣外嚮矢下如
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之則不可不急乃遣推鋒軍統制
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
其背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司統制張宗
顏等率兵俱進賊衆大破猷以首抵謀主李譔曰適見髯將軍銳不
可當果搗毀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
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李譔與

高宗紹興六年

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說敗按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德與沂中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告救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王萃拒之彥舟聞說敗亦引去北方大恐○丁未先是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聞上巡幸遣羅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請速進兵又奏陳利害大畧以謂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之兵於虜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賊情狡獪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惰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詔獎諭○戊申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辛亥揚沂中捷奏至俘戮甚衆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殺念之痛心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畧曰賊離犯順犯壽及濠鄉帥師徒臨敵益壯遂使亮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新

宋史卷一百一十九

十一

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祕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固辭不受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弟不欲因九成上系朝廷紀綱上察其意為之改命仍賜詔獎諭○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緡市軍儲制司增印錢引始此○癸丑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字終篇也○庚申都督行府推鋒軍效用身書為廣東賊曾眾所執青不屈死之○壬戌日中有黑子○癸亥張浚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及揚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位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上曰朕自有沂處卿勿為慮鼎曰陛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慎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共議回蹕臨安以為守計上許之

高宗紹興六年

警叔
策
策
策
策
策
策

機
吏
吏
吏
吏
吏
吏

呂
中
不
中
不
不
不

○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黃為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為之乎自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檜為之也六年後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陛下父兄在虜中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有日矣痛惟愁若屈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二年日迫日切而蔽謀奉憲之人方尊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都之地臣所未論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懣可也今乃息心於一隅何義乎

○十有一月乙丑朔玉山進士詹叔靈特免文解一次叔靈嘗投醜上書且獻平定策故旌錄焉○戊辰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張浚特遷左光祿大夫以祿秩成書也浚請回授其兄滉許之中興後輔臣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庚午詔張浚召還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癸酉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上曰淮北既無事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尊朝廷為可喜也○丁丑新敕令所刪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賦恤飢窮嚴警備每一下詔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厲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德視斯民利害如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廷使

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於官府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為寶但冀一歲之間得十數輩人物乃足為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充樞密院編修官○戊寅故左朝議大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諭為吏廣湖北諸司請官其曾孫偉以為天下廉吏之勸奏可○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右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脩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恨者也○壬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丙戌起居舍人呂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巨者以贓獲罪黥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黥罪且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亦無所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奸臣弄權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紹聖以來檢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稱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丁亥日中黑子沒○已

尚宗紹興六年

金人 欲發 劉豫

臨安 火

趙鼎 折彥 賢能

丑故翰林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仁宗所賜飛白字及御書洙在翰林仁宗問今歲科舉內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於他書上曰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治○壬辰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初劉鑄等既敗歸金人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視為庶人以謝之於是金人始有廢豫之意矣○十有二月甲午朔詔行宮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檜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趙鼎既與浚不咸左司諫陳光輔因奏劾鼎鼎復求去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是日臨安火所燔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乏者○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簽書樞密院事折彥質之罪大畧謂彥質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乞賜敗紕先是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却敵之功盡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具奏曰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之心孰不想恋王室虜賊相結脅之以威等理起不為則由展竭三歲之間賴一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

稍回王當示之以形無幾乎激也

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

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先則被堅執銳復危犯險者皆有解躄之意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儻還則有釋解躄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上翻然從其計浚因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上問嘗與趙鼎議否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以此上肉耳然豫倚金人為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虜不為侵乎光世將家子將帥士卒多出其門下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強弱不敵宜且自守未可以進絲是與彥質俱能之○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壬寅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趙鼎充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翰林侍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提舉江州公平觀冲再疏求去乃有是命○甲辰尚書司封負外郎蘇符兼資善堂贊讀赴行在代范冲也○乙巳上與宰相語唐開元

立憲示紹興六年

之治曰姚崇為相嘗選除即吏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
士請開知帝所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
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操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大亂吁可戒焉
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
方其憂勤賢者獲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陛下灼
見本末天下幸甚○趙鼎入辭鼎既行上趣令之鎮鼎力辭新命詔
不許鼎在越惟以東東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
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如隼於
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如此至
是姦猾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丙午亦檜入
見○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折彥質提舉臨安府洞宮○
手詔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以道之
才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效著聞即除行在差
遣其即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工外仍
令十首御史臺籍記姓名俟到闕日驗舉引對參攷善不善合陞黜
庶幾天下百姓蒙被無惠以稱快

外輕又官干者不勝

理民多被其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福建古

日蔡景芳招誘船隻自建炎初年至紹興四年共

緝詔補京芳承信郎○戊申體泉觀使兼侍讀秦檜

所遣廷供職行宮同留守孟憲京行宮留守○已酉詔自

列關並許張二為秦檜故也○庚戌詔館職如在職一年

齊齊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

見上殿與參攷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

○辛亥提舉臨安府洞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除參知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江州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

翻不法御筆人監司究實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

不實即痛與懲戒鼓檢院上許士庶陳獻利害儻挾私怨有所中傷

不惟長告訐之風亦非求口本意○乙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

起於士大夫貪冒無耻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且擢用若

以不次外其餘並依吏部舊法別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頹風復振賢

才輩出左詔令三省遵守○戊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

擇非老在及不曾犯職與不緣民事改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
察旬具擬人脚色關御文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奏用中書請中
既而行官吏部請因民事犯徒已上非人如今詔自祖宗以來以
秋職三等定天下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已未左司諫陳公輔
言自熙豐以來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已仰惟陛
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然在廷之
臣不能上體聖明又信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與向
此之異以趨時競進詐詭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為大言謂
此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之頤頤死無傳焉
出論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巾高視闊步曰此伊
師伊川之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
能了明家事乎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而
難行之說非有離立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
有為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
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考但能參攷後說研
以長而折中焉

以此事右以

上大夫之學宜以孔

文知意時朱震王

縣並於堂

七帝以

定之

者以

人有廢已謀請於公

能諍論者非之○七

也十四浙東九江由



